朱太復文集

朱太復文集卷之三十九

王湖朱長春太復著

書

寄上陸珎所司諫書

日下履清華之省事轉圜之君弘納約之說書入稱指勳烈在著議出回天膏澤下民友道幸甚天下幸甚竊聞主理危明故運隆而無獎陳說導勢故伐成而不朽病者不病於病而病於差游者出於洪滔而沒於清川何者趣獎或過而

持成艱也今　朝廷不英肅乎而英恐過政不埽更乎而更恐過相不寬靜乎而寬恐過言事者不亢乎而亢恐過朋家作仇別户相攻夸毗貴直謫大臣以爲名過矣而爽舉求勝出口挾私敵壘彌固負忠等耳安取信義服人我第以訕訕詭詭構訟盈庭賞罰棼變觀聽不一衆術相傾羣命不保任事危疑讒道開張直路且塞黨禍將起非　盛時之象也而相臣鑒事包荒好容難自主議犯口以正是

示上又中立兩優之不爲分別以定羣慮而是非互

出爭無已已則惡逭獄而與私鬬也如欲開訐來口以滑外情乎則飛語反唇之漸也抑徐用相瞭以防壅爭則衛嗣君之小察也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

今天子一權主柄威福自裁此萬世明后而明甚生疑情有必至今有司即無良而械繫之尉紛紛四出囚首囚服拳手絏頸檻車萬里行於道路此非所睬衆庶體也而近且逮至御史矣且天子之怒重如烈霆歲不數震當者中刑前川中六州縣吏獄半歲不

質乃致合州民萬里奔赴陳辯刺駁數四卒按成吏
為民耳徙邊城旦之刑部使者監司歲報不下數萬
此一坐可定耳豈以
天子赫威萬里縛致之法而下定部使監司歲報之
罪不亦過乎而當事大臣又更為繩墨米鹽求中指
以督吏民夫杜私交禁苞苴直躬奉法不通往來請
謁之數豈非康大道之同哉四方傳聽可稱極清然
而夜投者趣而漏舟不少也巧者陰行善脫拙者致
尤觸禁觸者屢出刑繁猜滋臣下何以自固至於賑

舍儀章喻法細耳天下風俗有大於數事者不問而
假如東南中家之上作室窮麗大無等欲使三月令
到毀撤爲卑非擾乎令而不行何取空文以崇儉吾
謂不如齊桓服紫之效也且天下洶洶不逞之軍民
小忿叫呼攘臂陵官長浙中川中滇中之變未卒定
是時宜假外臣之權讋衆恐不得區區輿蓋之惜於
體不當辯牛之毛一旦削然貶損衆志不諭其爲制
也輙謂
天子輕其權蔑上而逞畜易也兆成而後假便宜無

及也夫琴瑟之絃不斷不更在調之耳何必紛紛哉夫察至淵魚命曰不詳松柏之下草木不長今天下在故相摻切騷括之後二季之間元氣未復德化未洽而急令深法又駈以奉不給私恐積瘥羸瘵不足當烏頭之迅也且論事務約束皆號寬民而長春居吴見兩季改折之苦又急不堪矣吴田五季滌荒膏浚力竭家無他畜獨仰秋稻而歲收米每石賣不出三錢不以粮戻收其羨入滯委驅肆而官征加倍貸責皆死本業大詘土著之民皆不顧農農至不願豈

天下福哉奈何無一人言之也足下亮節高義敢任之風天下所仰當事者必以此知任門下夫言不期出已其於當功事不期博名其於禪化春樸顛之子半年竊見

主上躬禱勤政誠謂武宣中興之業再見故深憂過計欲乘時獻言夫難進者言難遇者時難選者官非其官不得言有其官不得無言在門下圖之緩緩廬居之狀無可道者惟企良友義聲為快耳狂言秘之至望至懇

答舒城朱學博士書

大江千里外時時夢入故遊與都君子清言晏咲文事雅交本不與俗伍安能與碌碌吏事都任過忌耶僕歸忽忽憂病度月支床卧瘦骨日讀數板書便不勝秋杪強步謝客外函携數十帙隨以筆札便欲曰尋山川之間使來時乃見僕餞塘西湖口也今年未了卜宅歲晏矣未敢遠尧開歲黃衣黃冠搘簦携麈為方外服逾江遵海歷天台天姥赤城鴈蕩之中望禹甸若居之累訪真仙大隱之宅回自新安入敬亭

躡天目偹陽羨一攬東南吳越之美胥臺具區闔閭之疆故近境易了也僕向無素封之家今初吏歸儆居糊食仍晏妻妾能便老父苜蓿所入足可供麴蘗娛晚膳祖母僕不能妲妲為家人生事又恐請造遊大人以為厚居又近市趨利不肯躑塵不免故僕將避此信所遊足寓目豁次耳僕故志大才則短結伴止二三野客小能就野句無宏詞此事恨不令足下同恐鹿山之興不可再得康山荒莽不如江海闊其同遊人不如足下故勝地勝人勝情勝味僕謂此古

今四難足下屈計自蘭亭戲馬外幾何艷人口哉然僕與足下皆未老替蜀秦閩皆大觀與五嶽等他日不會風塵中便當在投閒中尋足下了此無忘無忘今歲春秋西徑足下于五月曾至否此中為公謹故城壘石猶在草木蓊然動人僕去歲遊公尚未至有吊作不及留今欲寄刻又恐人厭之足下今有作便當題鐫無如朱生使舒山有恨

答舒城金貢士鳳書

舊遊故人一一在念得足下書意深至慰僕白計在

舒一持法吏耳然頗以其持滑閭市晏然逾年無赵
大獄驛道供張工役煩費盡縣官手裁自給百姓若
不知弟曰月淺耳大者俗化敗諫未有整頓尋尺而
區區媚結休嗔之微意未有浸灌人髓恐不如來書
所道去思也即如諸生僕一歲以文事往來開說自
謂得楚楚數公可振舒城三十年頽敗文運此比復
寥如昔自顧無顏公來書乃歸過於同事不平夫鵾
相視則化鰥鸁口視計曰而肖金之在歐冶一沸而
溶溶即成干將僕果然如魯雞之伏豈有相驩一歲

不能出羽翼飛耶治狀無效驗如是可睹矣然諸君實過愛僕僕終不能忘規往者三四相信佳友聞平居搦筆懸僕言為射的守而營之僕是時已有說勸諸生無太拘願未信今又因數矣且即以射諭大射侯射鄉射布皮張鵠步里尺寸各爲等不能相合期於中耳今諸君尚青衿所領校不出博士家而欲為僕等好奇安能常遇大雅士識之未免冠而入越也且江北文家少有南士流傳往往任性所近爲言故多陋孤難與通方即聞有奇鋒亦終是偏壘自壯下

者乃漸草野或說燕燭識魯魚故為今計如調蹇馬者先反車伏其足劘步無蹶然後徐縱轡而奔乃逸羣耳駕馬習未閑即脫絡去馬馳峭阪危硐爭先安保無仆爭諸公多訬才僕感其交意自恨當時不苦口負友故敢借足下陳之車謝諸君努力無忘

與黄玄之公子論文書

閑之治農言農治賈言賈僕與足下業治書耳上必不能立德紹聖妄比孔孟之服而建鼓摽號剽勦牟氏寂覺圓空之餘倡以為世目儒偽又不敢下不能

任俠成奇以權家一剷之任立功沙塞中不得竟天下之務經畧時事造太平之業於人國而如瑣瑣鼎食錦服高宮華苑牙籌日計田畝半郡優咲徵調治妾薦席或設財行權結與豐富保官累爵以李眺尤勢此又不肯日東紳戴冠無事事埋首散帙搖筆之業不以此成名曾不如農賈多獲稱良故俛與足下言其私僕自舞勺時嗚然不羣甞好古之雄心而貧廹應制未有大遑其間仕乃為吏也案牘旁午故業遺忘然宿念未銷每欲廣覓延結海內賢豪雄長之

士為執弭周還共弘古道而時士多溺志耳目前津津之口止耳此不可與言故昨歲奉書足下欲以文辭相推足下荅教博志遠畧大壯吾黨之氣今見老師道足下篤學稽古且徧藏書近所得當更益高深然僕顓有言僕性不善記獨好稽攬平居讀一古人書無有不察其注心索其指歸眡其體格因論其世次乃知文家與時高下之說虛語耳夫士畜文心吐結成章意致高庳醞釀醲薄工力深淺才情卓滓此都在人為之即質文簡煩未免隨世乎終不宜詞理

剖判如晦明人鬼之别也故僕嘗私評彈歌典訓文辭之祖有韻無韻遂爲兩家其後文今事辭有異體無異理辭分古近有變格無變調揔而言出會心情合指一兩家千萬之變歸不出此故僕嘗謂作者當極變異之賾窮態肆志其究乃以不變不異爲主雖謂音藝同壇左屈並轍可也夫文自周浸盛濫於秦先極於漢始詩自周删定溢於郢騁變於漢古嘗此之時雖屢遷矣視其理調豈大懸哉何者其杼情歸指所謂不變不異常在後此溺矣至今數千季運氣

求繼　稱變異流派其所同

宗宋文之家音衰無辯家自唐出近體別立一戶詩

時數公語至者至今宗之黃初後古聲反不如此頹

化何者魏晉以下人溺變而唐於變中別存所不變

者乃久也故弘道在人好古挽救昌論其世如必迹

還為率則大業之後不復有昌黎五代之後不復有

永叔胡元之間豈氣加於趙宋而詩法蠱壞且稍稍

振此皆何說焉彼其小小挽力起衰叅之匠心不全

大古然且蔚焉虎變炯以沉湎無厭絶流追雅不能

比肩踵武於古人乎嘗怪近來文士往往無窮源批
根之力餘食殘膾迹相竊嘆佀為俎席嗜為珎厨不
知乃古人陳皮之棄肴鸞刀之割雪也至味何居焉
而附黨倬詭之夫又卑薄已成貴在獨造謂自著一
家耳薹古而動病於優孟乃倡新聲華言自壯無忌
足以雷驚天下之聾耳然足下試觀秦漢間其都士
為文雖出衆手居乃如一唐開寶詩人天下不皆一
社而倡和體如同聲彼誠以神合至今誰詬其相襲
為盜者承業世守古道可稍而以至大變豈非人之

過與故莊生曰道喪世世喪道置交喪不問而獨委
時運因世仍陋不探道本吾大爲數千年文士恨之
矣大抵漢前人讀書不難掘抉鑿山故畜深本固如
窮河源自星海而來後人乃循海洋不復問九折雖
巨觀無涘一覽皆盡其起落經絡穿塞委汎崩注之
態眇無復見此所謂其誰不波者耶故僕與足下願
共醉古人斷自黄虞沿流至漢片牘短簡探極情指
以數年之内深其識實其本然後信見爲言極其所
同定有不朽文質周漢之間所自財其下乃支裔可

獵無留也平生雅畧常苦為俗嬰又苦無助今在廬稍可一二卒業又得足下逸才同志敢以千里相期二季後燕市之會當相證抵掌談數夕耳壮士在古人中博戲相角爭一先登輓近不足道願自奮自愛

寄陸大贍甫孝廉書

前得足下詒書謂明歲棄業騎馬作博士先生僕昨太湖中行舟見魚相語者謀曰此廣川洪波嚴師宅而索之罛網罾罟畢下吾且為刀俎償耳遷而游於潢潦息於淺渚葦荇洲石之間沫濡而樂爾安有任

公子柰我何哉一魚曰速而覽湖之周三萬餘頃吾族居百千萬年子孫不知其計吾春揚鬐上而負氷冬戢尾下而穴沙夕卧安冷淵旦跳於明濤歕小雷伏洞庭盤三洲之間乃見地中之大故自祕免於鮫人至今吾長且百尺矣九罭之目尋計撒以十帆之船乘浪而牽我不能包其首吾是以完吾且駕長風之須史破水而上走入溟耳吾安得約體復入尋常之潚與魴鯉爭窟宅水淺沙薄大莫能容入不可出人制其命吾乃先鰍鱔獻鮀哉僕聞此語與足下相

類遂以爲告顯留聽

寄林舒城謹任同年書

剛人見善步者而興悲僕疢中之餘性耳遥思足下秉傳入　覲治甲計薄翩翩仙令非生人大榮哉備聲休問鼓宮達外無翼而飛僕耳熟景行久矣不待楚人南來之口至於蓋慈私庇曲以保去後之名乃獨淂詳重爲存舊非以賢繼賢之謂也備武宜耳延壽反穎川既揀之俗而趙氏不被詬名非大德曷臻此乎雖然此巖邑劇區也屢變反復易以躓駕行百

星者半於九十也此足下善尾保成功之秋乎顧愼如始語曰君子以言贈人又曰善人受言僕徒以空談希君子之似而足下身善人之度庶其區區爲報在此肥侯來公愷易而周蔦黃梅之吏名與足下方駟今接壤輔車而治兩賢相㴱益章羨之羨之

寄壓師張洞齋先生侍御書

楚地濶而民閒淫巫其故俗近聞江黃閒三四年旱赤無禾不知荆衡以西更何如臺下觀俗何所易正惠撫荒黎術當何設也比見部使者多效勝之苛以

愽敎為風裁所刺又多薄會不急失不當指耳非真有蠧蝎毒民者愽風聞而俟隨術一開大難後議紛紛又有指斥供具以自責此亦細矣所重省方期以為民興利故更吏不如更故往浙中麗公定賦役于今五十年戶口自保官無所用手其法傳天下此公親冒任事之忌為百姓建久遠利當時無聞連擊數十吏及巇巇自好而吏民嚴畏尸祝至今此可觀矣使者攬一方之風教自不為更政率吏便民垂數世之策而取目前蒼鷹之威以魚下吏非人人游夏之

倫安所無微過乎上而求盡其下奇異之士無敢踐弛矣今楚疆域連六七千里控州縣數百十臺下如吹毛非之曰上一人不能盡故長春首領以易俗撫黎為臺下頌也長春儼然在支順雪滯之餘世事無擯矣領師遂教自取杜門卒讀為效家人業一不敢問恐其故窮稍動貨殖便有經營不貲之心則奔走不義之心應之自知中品也乃為堅忍着力耳世兒高才數淹此在蛇蟄蠖屈之理一信必大天下士無有開美豁練如長長公久不為 國用者頗臺下無憂

相隔遠矣起居不常遠馳下念念切企切

寄舒城朱學博邦喜書

天下往往見意氣之合而文事獨藐千古寡助豈不同調之難過同心哉嘗記舒署閒謂足下期著作之業與時守官也浪語耳今在服舍乃得其時然無其人歲計所讀幾百十萬言皆土梗也吳人士好拾餘不好尋端爲美麗而薄古每每有獨得無從共榷尋巳忘矣可慨可慨足下儁才刻思雅與時輩昔尚居閒散之職被博士之名及壯妙之年而又絕後堂之

樂放五車而卒業乃稱淵源之美此足下能事然壯士不如南又多矣舒空城無人耳足下何與談乎當今高名者多以鶩才蓋人或襍物稗說而寘大雅或外餖飣而中顑頷不足奇如條支眩伎尒號復古而古逾亡此為志士所歎太常湯義仍博雅非世所有其才太精工足下里人也吾里有虞長孺沉思好奇往往言至而稍損雅此見人才之難然其品皆吾兄也義少在白下去千里一年書問遂絕獨有虞君亦宅憂同在吳地二百里間莊生大揚搉在此耳足下

比來如與義仍有聞顛為致意不朽之業壯齒努力
異日相期數人為千載振氣諸門生造有人乎向年
文會往來之雅至今恨不終事中間頗有英才無逢
息劓之手如今爐錘當付足下矣

復邵蝎于崙書

昔時有馬無識馬今有馬有識馬無識識馬雖鄙良
左轅龍媒若牽歎王號於市不為厲則以為詭為託
貨也即耳如削蹏如權汗如血體如鹿前視昂後視
背骨節尺寸一一中度人以為飾為淫種也何也至

人貴真薄俗多疑故上世不吝千金以收骨則乘黄兗閑含買千金之馬服任載之輿取百里之道秣數升之豆代御而已無有長駕遐想絡驥首摽千金向主人曰服之上襄千里一息彼有反丢耳若減芻束駕鹽車减撲鞭其後不擇涂而駈豈惟驥怒頑馬者亦不肯為也故薦士於今其難十倍畀之以為侮高之以為要輕售乎召欺多索乎生疑無功集怨有功不庸此雖以姬公作介孔氏先容未必能樹一人淳于髡所稱同邑聚居卻車而載之說誰寧信之自頓

口耳況僕名卑非姬孔之籍交寡不處稷下之勢何所用手乎命言領矣當侍求馬者定價始可有復

寄上黃座師侍讀書

方今

主上勤政弘學延士仔肩而閣下會以積望晉秩日且須〻召侍幄矣以命世醇儒內叅 講御進而佐

王輔世烈可計待夫帝王之學關師友甚重蕭太傅一世儒宗翼道春宮十餘年不使元帝知下廷尉之法朝家令以多智之資自請用術數為教遂成刻削

之景一經一法而皆過矣而司馬臯朔之倫又但取

楚聲優詞供人主美麗之觀俳咲之樂則日侍金馬

無益空負

主上徵士若文鴻遇耳草茅外臣不知學術第以臆

見揣謂進　御之說直取解故章句離經為事則大

夏侯所刺從子破義小道已非經生囚象之淂何有

帝王通經高文本非

主德之急夫經取經世學取化質古今之鑑也故王

陽涕泣詩諫其效忠深要視人主聖質將其所長匡

其不逮則周師氏保氏之遺意焉　今日之急其在
書曰所其無逸逸則荒無逸則精故記曰清明在躬
此精之效也在詩曰無信讒言讒言翕翕訿訿交搆
四國故曰逆臣不可不慎無以嬖御人疾莊士又在
傳曰利器不可以示人又曰察見淵魚不祥故委柄
失權刻覈傷氣此數端者據經明義不為難知勞上
者編而或以苦援不及為解則何取誦說曰白閤下
淵源卲挹際時自獻必有夏蟲不可語之獨慮碩第
子私見其表有概於數者頗閤下講說之次從容條

其義治病者舍其標攻其本士氣正而草木榮故務必指乃爲大人也三年伏草中引領佇義問千古之上無使姬公獨擅且姬公一人輔道魯公乃寄士牧耳昨見賢書公子令標雅才必與謝氏鳳毛並繼世以經術内輔自顯豈爲玄成龔侯之榮已哉海内自今日更益繫心并須公子自勉

與錢用甫江陰令書

世路遼邈宦術繞指至於今尤號爲難足下茂德直行故宜不相合也當時交遊攘攘獨僕與吾文拙守

恂恂故態風義有頓不赴會之目僕往在江上時小小與諸公左既以廬卧乃延在此今聞足下骯髒之信殊不能遣臨河鳴犢之悲理其然乎虎不改步士不改行當今將為抑心別習突梯之徑道則恐賢者咲為不堅循而以往老子曰天下猶是也是當如何决之僕近走吴門醉李錢塘凡幾月乃不候足下還沛然素表激發不寐者凡五夕仕善遇合深念莫知所履風波濁喪真畏此途足下堂有伯父母此勝儻痗心萬萬男子當以壯氣卹令父母生色韜屈不足

長恨吾輩患不行義無患適守此如農必有豐年他日當暢顏士林此亦可上壽伯父母前也適當母氏禫不勝感結未能一舟從足下湖口相晤然情具是耳

荅舒門生祝有年書

傑豪俠感槩之士風流自喜之夫也往於舒日月對諸君談執揚榷相上下則津津然今歸坐眠草中而不愉可知也此豈巖鶴鳴棲恨翁之意乎抑江山文物離索之悲往往動心焉一坐三歲矣雖日游於竹

素閒無佳意興足交千古之上化朽爲神奇稍稍有所寄筆大都出南陝白華哀響不復豪爽之況翁然又自以叙言抵美無庸亦又時時臨書長嘆若穢形焉此自苦耳吴城中有吾友鄭允升孝薦頗稱合調於詩家能脱去近海内雷鳴之響與四五百年來陋習外道一求之古人日夕興致相應和可觀至於文事已非杯酒訓荅之具便自難爲言又出意見氣致各了不同究古之士尚難如此何況舉子言吴下士習動以釋褐垂紳便呼爲官帽頭而薄不屑與談亦

此陸趙而陽寧之以自覘高儀來便不置口向者論前案幫郎三四輩見本從游少年亦皆彝希者耶謗回鄉緣長價出不御華袞文高結固想當時萬里附經之風不攀高官大都亦雜價動人士故舞居時祀蓋數數走江外與諸君神遊甚況足下肯來敢煩長追樹下陋態乎值對客冗冗中率爾作此謝足下遠念與至不得言謹足下彩箴狂氣諸公紛紛賜問便希以報也

致馮太史開之書

長春後生孱儒里所不瑤悞犀閣下攬結之盛闕左
執鞭之列大雅所收遂傳此卷十年傾注青雲之想
頑藉自慰以望把憤情共濟性必日月來忌令盡
閣下佗傺鉏鋙使令長春垂頭短氣不復躋世中念
免甘并先寫啞琵易扶以閣下雄氣鴻名又廣集毗已
都人士震聽如雷以此號天下奔走不難厚如順同
之呼者今且不免無翼飛口之中何況寸品又萬萬
下此者乎木高風摧自古之忌蒙叹之士安能嘿哎
厭步陰覆鈎恭呪呪之女子牝而已者橫被以已什

辭之不可為此則畏途火駴矣長春又何敢道事頗從此闌口枱足塊而處耳昨乏就李即欲上啓傳以閣下且住武林又會吴中他客過相召遂不見安道反舟欝塞難為言閣下如未北駕當以秋風相從湖上盡此抵掌耳閣下所遊樂君稔聞獨擅西法又風騷佳士甬欲借閣下之重相屈一談肯為容之乎掃道引領

朱大復文集卷之三十九終

朱太復文集卷之四十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書

荅盧州馬理刑長孚書

憂病中日思往事神馳江介忽小吏来得奉書開緘三乜縷縷深情繼之大訓上官存舊之義至此感激增氣長春自下席來僻卧湖海之邊不聞四方上士之高議三年於此矣耳目醜鄙豁然復披霧立四虛而聽廣樂豈止謑覆之慶弟臺下奬借未成不惜齒

類欲目長春以英豪此何敢當披肝之許雖在疢累
累烈腸未消保此異日荅稱知己則敢不勉若握管
屈千古乃數百年來未見一人敢當長春何人領此
乎當時弱冠率其雄心長慮輙謂一日幸脫去先資
之業當如巻甲背城之借試苦戰於文場必推其堅
奪其銳自作一大揚榷不料佁吏之就已非性好既
以氏眉㒄心勞骨勉強趍走簿會之瑣瑣一年消其
十半之清神故業而又兩歲連失所生使早暮執桐
竹披苴麻伏荊苦以雪涕號呼口乾眼枯精衰氣奪

生又自幼多病攝之恬澹調之藥餌尚不堪若頓奈何欲以文離毀嚴之餘扶其憤痛摧剥壘戾難平之氣坐而開藉與古聖哲名流達士稽論短長竊恐陳人楮上之靈氣不死必哆口咲於幽陰之中幾於津人而程車乎強而伏此神所不欣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與之爭而心鬭以力籠絡而御之則怒神蹶氣任疷千鈞必病蓋今歲支床四月餘未復此當坐此致也長春此念已且塊然灰矣且夫適千里者三月聚糧醫工應病百材畢儲而後劑製而試之未有文士

以宣洩天地之秀吐巖古今之華乃厘取三尺之敝帚自享者長卿曰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攬人物何文不然長春嘗以元封太初間百十年燒扶隱漏圖籍悉出文章當日盛反日不振龍門金馬既沒英彥盡矣何也六經表章之後博士家分立門戶至窮年白首以詁一家之業合則附乖則攻競起援據不敢逾尺寸何復譚博雅之事乎世書道道書世千萬年之文業不可再振矣周孔聖人嘗著爾雅命博學孟氏大賢亦云博學詳說易曰物相雜故曰文安取專

經近學之守宏攬遠㨾之訓將高三聖賢爲孟浪河漢之視乎末學瑣儁繩繩耳目之習貫師友之伏化從東京來樸陋促狹無有一倡黄鐘靈響而絜絜閒比之觕組紃之音希效輓近逯韓柳二三君子特起追之又專暢情理任其天授以自鳴不覆古昔之成聲沿六七百季寖弌邈也至於今世蝟起雜出師法不一竊號嗜古則割其鬚眉塗其胎滓以掩飾巳態季冬方相氏之難舞耳又優孟之所笑也而後生末行承風應起各以自壯滔滔天下當何所止自來文

章之病無大今日此時有人欲譚千古之事寡侶多詬豈不至難哉夫往時士都以雛經幼齒浸淫古業而今士開蒙於襁褟之後官刑相迫世事膠膈又據其貴官之階言未成而人士傳誦捷於順風汰然存碓自大矣千百年古士不得於終身浸淫之力一旦行剽於中道枵腹之時寧能乎而如又將以愁牢疾病所餘鼓躯臂而當車愈無幾矣長春自今真欲絕目禁談雖小小有詞篇止是抒情消日之具無敢望古人且已為黄初開寶諸家奴使耳況於譚文近已

不肯雷同獵當季之清稱遠又不能廣采振古榮之墜後又不能終障識者之口知士不為也養生亦不為也遠辱明誨因觸積志便敢脫畧無忌盡其狂言惟臺下寄終教之

與蒲圻侯吳春陽書

昔卭負與虞仲明隣不能播其風烈而稱著他卯深用為媿僕亦曰下義俠自喜之夫也好延結為名曰屈指天下上流自吾吳始盖數年中嘗與朱君采談品則見君釆津津道門下義至高執鞭之向往有之

矣地同宿兮在百里之鱗壤曾不一聞名朝夕叙譚義通殷懃虛抱我輩之想此又邵君所唾也門下今已携琴宣江介之遺風僕乃散髮毀面伏具區之一廬匿顯殊道河山既邈當時失十舍之内而馳千里之外大無幾矣文舉仲翔生別吳魯違仕二邦有封域之界無近比之容自許至武昌幾月之程兵戎倉攘之中書問時達千古重其神交今僕與門下借維桑之憐同聲華之榮又有天幸使吾婿翁得佐下風是以欣然庶幾遇之夫珠璧無因按劍相怒何故物

悠與人不合也若使磁江之石遇金則翕而相附無知氣臭猶有感召況人倫合志之輩乎用是敢覩仲明之悔托文舉之風借附尺書比于傾蓋夫誠開金石言同臭蘭蔚其心同何必藩籬之比而後合乎門下高風越俗朗視人間或者亦謂朱生即非百尺樓下客則縞帶之交請以今日續無按劍視之至幸至幸

又

新尉盧公不佞之嬪翁也出名家之子孫自幼甚

習其門風下帷之業自苦三十年七試不第而齒晚矣故憒然執掌低眉以就貲郎素所自許雖以不甘娖娖作奠詬無賴然而閉户伏書生之態久頗自澗於世故何况當官又恂恂逡逡不便於小吏趨走善事懼以遠戾然一意奉令循謹不敢有他腸此則猾給者所不得而樸儒所可保也惟門下信心略迹護短用長徵會簿責之間悉以導之雖微升斗長延歲月則覆露之恩等於造物僕如親受焉其惠而成之提之中流躋於阜土又曠特之德也所不敢必謹布

復馬長平廬州司理書

往春小吏過江奉手書數日又得烏程求盜自淮領札而來具道所以不意歲餘從事之情尚千里動存舊之念於此見古人高氣猶在感歎滌神數月在金斗蜀山之間長春不幸受命于此百憂靡依之泣未乾而大人踵喪以艱難拮据顧復之二親向所概陳政自嗚嗚即遲三十季釜鍾之奉於子心且未慊奈何瘏口未差肉食未甘俱以艾首始衰之齡遂棄我

去年几筵同設庭闈頓空有心之倫誰堪此者自冬來神逆精銷支林立骨雖勉存餘性式而孱人積毀損中以病既歷春夏眠食大減三伏長晝日唯啖糜半升強進則干嘔欲吐脾藏主思蘊結之疾藥無速效也今使臺下見之稜稜瘦幹已非下吏時色澤何况意氣臺下峻節休名天下無對江南海上拖紳之客盡知慕馬使君為人以壯年席此聲早暮青雲萬里立可自銘太常獨不使小令得登龍附驥承其下風此恨如何夫以六騶之良足羈靮而阜處今年不

試明年不少加之幽囚之困則踵武而駑先之況於
肉蹄大耳之中質而五六季絆伏呼嗚之苦何可重
效千里即恐范孫無加策矣臺下異日欲左提右挈
號長春於　都人曰佳士佳士當無復能稱此品虛
為海內咲奈何奈何壯髮不長雄風坐減宿痾之軀
今已數月不堪親几上一簡但有伏歎無可言苦馳
情難為言

復陳立父同年論詩書

世道相喪風雅殆絶十年求友一旦見之足下讀來

書三過津津自喜吾道有望矣僕曾寄書馬長平與黄玄之論文事千餘言甚詳地阻遠不時得荅未知所合今幸與足下往復同志臭蘭何所不盡足下談詩謂無踰子美而懸數今人之病揚搉大當僕嘗以詩自商周來沿代更體至唐而止獨其發情止理義必不可更故樂記曰凡音生於人心者也聲成文謂之音子美所以獨絶流輩為其直追古始含茹英華本騷雅之意參以漢魏為骨潤以六朝為色故其至者常命意象外乃能不朽此理唐諸公已不解何論

今式故僕以為善學杜當自古始如挹江之流泝其
源則竭決岷山之泉萬里如建瓴耳今時縱有一二
似語亦是色象之肖不如虎頭傳神都可目左道不
足論足下雅識清才當自立門戶為千古爭雄僕無
借左提右挈共暢元音亦世道大幸夫静女治飾不
如却洗武夫怒臂不如講劍術習權家奈何文士作
脂澤效人徒恃氣自壯式弟甚恥之請遂與足下肆
談今士足下許詩自何李中興夫自唐杜數百年靡
靡滔滔安得不歸功二大夫然獻吉已涉麤麄勇人

態似未解紀律者子美元有二種詩佳累自不相掩子美好選未免纂組之累而夔州後更多强綴別為拙俚乃其衰晚窮途潦倒自放之態無復剞劂神巧故其自言亦云衰老才力薄云詩盡人間意已非自已滿志快語矣既彫既琢復歸於樸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今見工匠作器凡非國手自多瘝苦即吾輩吟時方注思未融能無瘝苦之景乎故子美云作者寸心知獻吉反律力於累者要知寸心未了已不免黃魯直之病大要風韻神情尚遜何前點惜其骨薄尚

有步趨之勤盖亦季限之五子盖幾適燕而南車者也濟南好聲其入淺其出浮病於格瑯琊希慱其意支其色雜病於理令天寶前數公見此且作門墻之靡何論子美之堂乎二公其壇之錚錚猶尒尚何他云文運多艱暫開復塞深悞時俊足下不見弱喪子之求還方伥伥無如遇大男子將之他邦餽以美俎衣以繡襲假為大親之嫗煦樂焉忘反會不悟終迷之不如伥伥時也今文士何多弱喪之迷哉誰任其咎誰又當覺之知己折肝不覺狂言子長云難為俗

人道也

與丁元甫休寧侯書

我二三兄弟風雅氣槩之雄四顧無幾既以不得共避金馬屑焉雨散域中而如僕鄹虞又且五秊席藁而廬天目之下平生結納傾倒之人目不相接耳不相聞塊然鞅掌臃腫之居心識自陋竊恐作秋水之咲矣又何但索離之感耶異時在舒與化邑隔江相分縣從過賓游人聽三異之風聲今又三歲矣宦成久道可知足下亦念當秊燕市出宮時促談激昂劇

許之語至今足下行志如矢已皭然卓出汙淖之中而獨使我壯氣坐銷臘乎後塵將何以處我乎私計官程民譽足下當必来歲進依日月之光上際合宮之運下恣蔀屋之艱足下應有長計古道為太息道萬言於

上前當此天灾民愁諸道洶洶壯士懷補衮之慮挾批鱗之勇顧抱濟時不在此乎不佞草土毀頓之人念他日足下晉貴階賤吏無可通故乘客便敢附一白事他縷縷温蠖起居非我輩千里相期之節不敢

具

與虞長孺書

往在燕時兩人相與至歡今一嵗五年色澤之不知而聞聲後絕此豈有情者然乎去春始得知足下履變夏則老父病秋終復以至大故三冬崩痛摧毀粗以完勝衰之事而今年身病矣三月巳至錢唐半日體不佳因即歸歸則卧牀四月餘始離藥又一月始出戶又適月而遭大母變矣弟所受三年艱難轗軻豈生人所常遘亦豈生人所堪五內慘烈百事隳壞

蓋闢問足下可知也足下順變之餘起居安適當有著作所成何事僕嘗謂運氣數百千年始出英才焉當自愛惜成就以荅百千季之運今足下素風可以範俗弘才可以匡世博雅可以重言而加之內理玄精外神夷曠豈非命世之俊冠冕之材私獨不悅足下太以禪宗自暢而忘世晴於人為干珠而飾之幽室也夫禪之空也恬情而釋性離根而解毀高朗之士多托焉然其宗家自已有普濟度世之說何不以是因緣乘權秉勢造福見在此亦非枯寂之流所幾

馬至如文章之事以足下巧心廣識謂可揖千古而名家振一代之聲今稍稍見足下流傳新文或涉幽以詭矣此亦禪之累耶支遠祝髮披緇躬服沙門之宗鏡然與士大夫游談獻訓猶借理自文何者文章傳世之具非備悉世中神理則不傳今以為世中實效在禪在儁則三尺能辦也才生不數才而屈首淫學練要砥節又不數身丁不數之名而又遺脫以快志吊詭以傷雅則大塊無為生才乎而後為萬世志士惜之足下壯年也立功立言在此時耳時不再耋

名不虛立僕輩既以不勝而勝者又不肯勝則千秋事業當何人勝之故不已懸懸足下䫆有教之春間北行未赴尚圖西溪通昔一譚茲不盡

上開府滕少松老師書

千尋之木芽於扶寸百尺之臺起於累土故非繼長之難始植之難也長春出於繩樞圭竇年二十而數斥於里舉蓬累窮餓不足并日之食不遇臺下則震澤之農子安望今日語曰水深則回樹落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故義心壯氣所激亦欲桀蹇砥頑希尺

寸之樹以稱門墻報知遇不期命謬蓬首毀容以坐於斯三手矣前老師開幕江上則長春舊從事地也既以不浔奉承下風竊聆漸被之休聲今以瞻依孔邇思一叩竭平生感遇之私而元行大府自訃難以小吏賤流冒托私人之寵以不祥服造見也将需以待闋日則猶有一歲之遼反諸素心不敢澗馬自絶謹用九稽首以上疏自謝羨墻如對謦欬遙違但日睹聞老師荒辯嘉政激動窮閻則門生領命之矣草率不敢盡

寄湯義少太常論業書

太常安不別六年矣道遠踰予生離莫悲執手旣難嗣音久絶追計同官之昵隔江之間邈如夢寐同好悠悠誰能堪之夫騷人撫壯志士惜日不佞傑自廬江杖還老父大母接歲而逝素冠三易早夕垂頭飲血悲吁舊里鬼伯之區今四歲且餘矣有情不死人理為幸尚何言他然足下故知僕豈風波之人憒憒飽肉自老者今將胡以支此僕雖頑拙不肖然夙昔妄想動望古人亦以此片氣頗為四方豪客俊人如

足下輩引許乃今有自左不然者往思士人仕宦總要有三內為親上為君下為身為親者祿為君者功為身者名天之不戾今僕一念已矣夫苟祿屈親志士尚恥之況於僕三釜奉檄之私既闕不逮所冀自補惟是昭德揚名之務又安取由房相招陽陽自樂之義乎方今四域多患

主上側席自當壯年神王骨健之時不得備列百里外臣祇足暴身苦心祈百姓旦夕之命展宣徽膚以

報

主分憂之計瘠瘠坐海東一椽之廬乍泣乍歌抱獨
飽之歎乎無裨耳鄉閭遊俠之行干有司之罔壞薦
紳之氣既已不屑此名而家故貧也吏祿又淺封殖
無事歲歲杜門畫地而居近於獨寐樂飢之招隱為
耳丈夫蹭蹬淹阻不得志墨墨之苦事勞人所不過
而問焉而俗不相知以為刻意絕請飾為名高此名
與幾何木鍋土蚓之鄙於人蜓宙之翼也大行不曲
謹僕誠何樂此適性不便耳僕今所急惟一事故曾
與足下權談須且了吏程告沐歸坐而理此今即坐

以不佳然三四季情懤忽過當成何事說禮樂敦詩書自昔記為官刑之符人誰不學操刀而割手意見倖中客氣也竟為達者所咲曩小小試一巖邑耳至今靜言追始且有無術任氣所悞及此又差池悵日面墻亭帚訟悔更無補時便以孔墨汲汲之心展采無具但持此空氣一意何往手馬不調則泛輿杼不習則敗絲是無為才才反害也且儆寧在官耳又記與足下燕中慷慨論文厄五六百季我　國家鼎號多傑蔚起雲變標復古之幟數不下十數公其究不

君安息之眩也蓋恃才之害自古天下只兩人巧有餘拙不足然害故不生於不足而於餘也不足者多學寡運其力無猷擇非而駴世餘者恃其運而蔑學巧避短而飾欺人人咻而惑之人惑已亦惑儼然巨子大方之居目無前而却走愈遠矣昔以仲尼之聖厲絕韋之勤有若之賢薦引刺之勇他漢士一經之業下帷囊火孳孳數十年有頭白而名不成今士欲以釋褐旦夕漁獵以莽莽兼業而陵前安有方客逡巡酒頃刻花之道耶此僕所為憤憤注心埋首至今

而彌進彌怯者也江文通排是古之議及其著作實
開亂今後人哄之眼前易塗身後難欺傑義以為不
可出此故退而自圖然年數日增每懷靡及無田甫
田維莠驕驕自逾遐矣每思孔子筆削獨擅春秋至
於詩書游夏與焉司馬子長承父子世家之業出蠶
室之幽通以成史記而東方生居然任視空之權文
章鉅業師心有限故無有不須翼成者　先朝獨獻
吉稚力嗜古惜徃徃夾以憨豪大復喜自運而氣又
孫又相齟齬所以不免至王吾乃恨生不當時至今

天下左道横議又變矣安所得此人周望獨足下耳
足下狂豪博物過予五累之上愚不自揣以爲拙爲
狂資樸爲博資玉攻他石亦醎梅臭味之友也千里
比肩產材難多又蹇而處天末海頭不當遊士賢者
往來之孔菰蘆之與居魚蟲之與游雖自憙濫書且
幾殆亂矣轉益腐穢將恐北首南馳即背馳以至老
又多疾病多輟曰計若有歲計若無竆長不及腹學
然後不足此恨如何人生至貴白髮難居悠悠長心
將何遂乎太常歲滿據津秉權須時耳以足下之氣

之才弘猶植槃不難碩所練要引經合事必自有說
小吏亦須聞之他所著作可相示乎 今日天下多
事亦多人安所無任義攄村之後故功不期於為氣
其於中機辭不期於為奇其於合雅足下盛名之下
都人目望式穀足下旗麥也東西惟所視願足下自
愛并以教我異時者進與足下為輔車馳駈之效退
與足下作塤篪合唱之美足下又何惜不以游夏某
方之權相借哉 代運方隆功名易致今太平二百
餘年外視天下皇皇多不振不給之法闒茸支吾者

莫誰何內視載筆紀注之業草塞悠繆無有一人巽憤如刑餘獄中之棄人所為往不可諫來未可知救今不能傳後無光安云責不在吾黨乎嗟嗟此可為志士言難為俗人道也每念子長令人於邑足下努力古今人未不相及

致德清明府陳忠甫書

民自以逢掖得見於君侯君侯談欬足以巽賸治行足以範硎讌渥足以異等雖民以朽之人而儼然辱班於窓子禮接之林然所不敢燕閒亟見非以落拓

抗疏節豪難嬰病而悔罪杜門之日長也以此徵尚
特好頗為俗人不理而傳聞君侯獨拔衆見許虞仲
翔所謂天下一人知我者耶死且不朽頻歲凱臺下
循績若食餒人雖才非不震世而獨躬德讓廩廩蓋
漢吏以來千秊所難此中人以平歲受福而儉歲奪
其穀何止中道孤子之痛民獨以時粟四方匈匈渴
君侯輩數十人列　中朝指畫夾輔流德豈百里之
近哉是則所喜也君侯既進直道乃信芳步在前後
來模楷吾等知所投足矣為衣服不祥不可以厠隨

伏轍之老出祖郊亭所咏小篇志感不知堪度車前鐃吹之部不棘得佳筆數管奉供焚草之役君侯留此未侈於一錢之廡也

致蒲圻盧少府外翁書

自吾翁宦楚三月家夫婦日夜煢煢對語而悽微是念遠懷離生寡親姻頓覺孤城無復往還之舍耳然僕未得聞彼中風土官況雖復山城巖邑瘠地窮閻莫展駈車閑理弄仲宣信美之歎所慶途偏務簡足以養祿歲月無黶吟致優游為得古人吏隱之興兼

闔令公維桑之義甚篤高蓋廣轑之下庇無風雨可知也此所謂善仕不如遇合至幸至幸然聞人不躓於山而躓於垤何者狎而易之也故承擯賓者無嬪儀侍家公者多呰詬疎則易合親則易隙人情固然願吾翁慎持之千尺之綆絕以寸絲九層之臺傾以一拱此甚可畏也亦嘗試觀莊生養馬之說乎搢身

自入冬稍稍得起居癈然而家禍重沓祖母棄背力病骨以勝喪方四十餘日而仲母繼歿其家無一主者棺殮塟埋俱任在我又為之經理遺奩收弱孤之

弟移歸而育教之貧吏俸歲衰人毀形何堪渠渠辦此予自乙酉孟春既歸至今三期家門姻友凡治七喪生平淚血揮灑殆乾非金非石能不骨銷春來夫婦同病二浹旬鬱塞無一至戚可語故莫經離隔無識聚合之歡也言此但勞歎望上宅無故併告

復陳忠甫侍御史書

草上五年之悲人於世榮如眛何期青雲之上有封牘而問者豈金玉而音非耶感激鵲起春雖散人居常負氣好從天下模楷弦贊義聲今凶荒遍四垂盈

庭多議如野伏小吏即有懷但杞人耳所貴鉅士乘

權上臣

主意下救嗷嗷非臺下奚望也吳中自臺下去後諸

穀騰躍死人十半方雖小暑半月矣而疫癘連屋不

解道殣河齒日積千百所未至河南關中割人交啖

者

主上之渥恵有加諸侯之遺化尚在而望歲之農心

切也今春中毒霖短至以来彌月亢熱更十餘日則

苗根稿黄盡矣萬分不救善後之策不可不早慮五

濺之間誰為此哉此難與膚趙四年奉腹甘艷之民

徇廢明矣臺下熟[illegible]楊矜故救此實百萬生口之望

也水石之資又[illegible]愛研困漸作腐儒耳不足計天下

事對臺下陳隱為孤憤如此臺下有意憐之願異日

徽福奉揚持斧之下風縷私不盡

宋太僕文集卷之四終